



110 年度專書閱讀心得寫作競賽活動

《瑞典模式》讀後心得



瑞典模式



作者：辜詠秣

出版社：商周

出版日期：2019/11/07

目錄

壹、前言	1
貳、本文概述	2
一、世代正義	2
二、打造實力堅強的下一代	3
參、心得淺見	6
一、如何成為自己？	6
二、負責和自律的習慣	7
肆、結語	8
伍、參考文獻	9

《瑞典模式》讀後心得

壹、前言

瑞典，這個人口僅九百一十萬人，不到台灣的一半，位處邊陲，氣候寒冷，樹木比人多和台灣一樣都不是站在世界中心的位置，也是個不受到太多國際關注的國家。相較於亞洲與歐洲，人類進入斯堪地那維亞半島時間晚了很多，當孔子在中國傳授儒家思想，蘇格拉底與柏拉圖在西方活躍的同時，瑞典人正忙著跟嚴寒對抗；當世界各地的思想家正忙著將人類發展推向另一個階段時，瑞典人正在為適應嚴寒而發展出新工具的使用。

正因環境刻苦，身處冰天雪地還缺乏物質，最早的維京人以搶劫為生，擅長駕駛著維京長船沿著歐洲海岸到處搶劫甚至可以沿著河流殺入倫敦或巴黎。同時，在每次的勇闖世界中他們展出了重視公平與團結的維京精神，發展出讓人高度肯定良善與民主價值，致力於打造一個從環境、動物到人奢群福祉都能照顧到的國家。

「知識教育」和「民主教育」是瑞典國民教育並重的兩大教學任務。但到底什麼是符合當代需求的民主素養呢？討論學校教育在「培養民主習慣」(Cultivate democratic habits)的功能，並探討民主習慣有哪些？要如何培養？

民主體制雖然以少數服從多數為大前提，但是也不能犧牲少數的基本權利和需求，每一個決策都是在不同階層群體之間、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拔河。在重視社會福利的瑞典，為了大我而必須容忍不便的例子處處皆是，時時考驗著國民的耐心。每一個公民都必須懂得要理直氣壯地去爭取自己的權益，同時也要懂得協調和妥協。瑞典有個源自德語的常見貶抑詞，可以直接翻譯為「訴權者

(rättshaverist)」，我覺得用台灣的說法也可以叫做「民主奧客」。形容那些把個人權利無限上綱，無視社會整體得失的人們。自由和制衡，民主天秤兩端如何平衡，是一個不間斷的課題。

貳、本文概述

一、世代正義

「世代正義」是個近年來在台灣備受討論的概念，這個當抽象的概念，可以被理解為某一段時期內出生的一批人群，他們可能具有類似的時空背景與特色。從生物學觀點來看，世代長度可以被視為所討論對象的一個平均生命長度，但並沒有正式的定義。而事實上，世代正義的主要內涵，不在於認定一代究竟有多久，而是指有能力有權力決定並施行政策的此代，應如何考慮那沒有權力決定政策卻又必然地承擔政策所帶來後果的下一代或下下一代的福祉。

在討論環境議題、經濟議題、人口議題時，往往會提到世代正義這個名詞。若簡單的理解這個詞，「世代正義」就是人們對於資源分配的正義產生了跨世代的關懷。例如，在環境開發上，若當代人的開發對環境作出了某些破壞或是耗盡某項資源時，便剝奪了後代利用環境或使用資源的權利；若從經濟層面「債留子孫」的概念來理解，當代人做出的政策拉高了經濟成本時，後代人的經濟權益就因此被剝奪。在人類社會幾百年的工業化與商業化開發、資源急遽減少之下，顯然後代人將面對的挑戰更為嚴峻。

談到教育或發展、培力時，常會提到「給他一條魚，不如給他一根釣竿」這個概念，強調培養受教育或培力者的「自生」能力之重要。而將這個概念套用在教育下一代身上，培養他們創新自立、解決問題的能力，並給予年輕人充裕的空間與資源發揮，讓他們有能力去面對

未來的各種挑戰，是瑞典落實「世代正義」的方式。

二、 打造實力堅強的下一代

瑞典小孩從一歲起就可以開始到托兒所就學。個措施不但讓父母親能夠很快地重回職場，更重要的是讓孩子從小就開始學習社會化。瑞典政府有義務提供服務給每個家長，無論家長是就業中、失業抑或是請育嬰假在家。儘管可能仍有長希望能跟孩子有更多相處的時間。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把遊戲列為兒童的基本人權。遊戲是全世界孩子的本能，也是從中練習模仿、溝通、發揮創造力的重要媒介。讓多能認同孩子早點開始社會化的好處，離開家庭舒適圈，到托兒所去跟其他孩子與成人互動交流。

瑞典的幼兒園並不著重智識的訓練，而是培養其他核心素養的發展，因此沒有理由區別有某種程度學習障礙的孩子，換句話說，早教階段越不重視智識訓練，就越能讓所有特質的孩子們一起生活，從意識到個體差異性開始學習包容接納。在一到六歲的這個階段，瑞典小孩在學校不斷地玩，透過各種遊戲去學習、創造、探索，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學的不是數學、英文、認字，而是透過各種活動去摸清楚社會化與團體生活的各種眉角，跟家長以外的成人培養信任感、跟其他同齡或不同齡的孩子溝通。

孩子從小就被當作「一個完整的人」看待，即使在家裡，孩子也有社會化的機會。從孩子開始會坐之後，就會有自己的椅子，上餐桌跟大家一起用餐，等到更大點可以說話溝通後，跟成人的互動更多。在社交場合，大人不會告訴孩子「你們有耳無嘴」，反而會特意找點話題跟孩子聊，讓孩子有機會發言，進而產生存在感和參與感。「我不是你們餐桌上可有可無的存在」，這點讓孩子們很早就能產生自我認同、建立自信心。

隨著現在各國教育都越來越重視所謂的「素養」。一套有別於智識能力的核心能力。如果說智識能力追求的是技術和「競爭力」，那麼素養則是培養每一個孩子溝通、統整、質疑、檢視資訊、理性分析個人和群體利益這些讓民主社會、職場、家庭、人際能更順利運作的能力。換句話說，競爭力導向的目標是造就超群出眾的個體，而素養導向的目標則是培育更加健全的群體，這兩種導向並不互相衝突，是可以同時並重並存的。瑞典教育很著重「溝通」，孩子犯了錯，大人採用討論、溝通的方式跟孩子說明道理、共同解決問題。這讓孩子覺得受到尊重，從而學習尊重他人、培養同理心，而不是用打罵的方式製造恐懼與「假尊重」，孩子很早就開始培養思考、表達能力，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溝通能力、情感能力也得以發展。

現在我們對素養教育的重視，有時也會給人一種過去的教育只重視知識和競爭力的錯覺。其實歷史上所有的教育活動，在知識之外都帶著很強大的「道德」塑造功能，而這種「道德」往往著重於強化教會、國家、傳統等種種權威。

人類在這數百年經歷了社會和家庭結構的改變，加上探索孩童身心發展的科學研究取得許多重大突破，使我們現在對孩子們小小的腦袋和心靈有了更深的理解，這些因素都讓大人和小孩的關係和互動模式代代在變化演進。瑞典的幼教也一直在進行檢視和更新，來自不同年代、經歷不同教育的老師們都可能有不同的作風。此外，傳統由女性為主的幼教環境也讓幼教工作者的角色更像是傳統媽媽形象的延伸；而如今年的幼教老師帶有更高的專業意識，重視一定程度的引導和介入，並慢慢有越來越多男性踏入幼教領域。無論如何，只要社會有足夠的資源和動能，持續用專業和熱忱去推進幼教，我想對父母來說都是最大的福音；另外，幼教的專業和熱忱，也不限於幼兒園，兒

童文學作品和影視的製作也是重要領域。而在這方面，北歐兒童文學和影視作者們，引導孩子一起去重新思考「常識」的意圖。

書中提及，瑞典電視台兒童頻道製作的「一千個勇敢的問題」節目，在節目中引導並開放讓孩子勇敢提問，除了人際關係、情感問題，還包括初經來潮、胸部或陰莖、陰部的大小與形狀、同性戀、跨性別者、割包皮等等可能連大人都不好意思回答的問題。在這個節目不會避重就輕地選擇性回答問題，也不幫孩子決定他們該在幾歲時學習那些知識，而是提供他們一個安全且信任的平台，讓孩子們自主選擇他們想了解的議題，然後提供專業資訊引導孩子們建築自己的世界觀。

瑞典電視台兒童頻道(Barnkanalen)在前幾年製作了一隻名為「雞雞與妹妹」的音樂錄影帶，朗朗上口的歌詞和洗腦的旋律，讓許多人一聽就忘不了。然而，這支影片一播出，隨即就被影音平台列為限制級，是在電視台反映後才改為普遍級。但依舊引起國際關注，甚至受到檢舉。這支影片受到來自國際的評論正反皆有，讓人引起注意的是瑞典本國觀眾的反應，顯示出瑞典社會對於性別議題不同於普遍亞洲社會的保守難以啟齒，瑞典民眾對影片中跳舞的性器官並沒有太多著墨，反而看見更深入的性別議題。

相傳愛因斯坦曾說：「所謂的『常識』，不過就是一個人18歲之前累積的偏見的總和。」而代代鞏固強化的偏見，也就成了僵化的成規和信條。這也是為什麼最根本、普及的改變，往往必須從下一代的教育做起。

台灣的教育在走過崇尚傳統秩序的弟子規、愛黨愛國的三民主義之後，到今天相對多元自由的教改浪潮。我們對未來世界的嚮往，正反映在給孩子描畫的素養地圖上。素養教育相對於知識教育，是一個和價值緊密相連的領域，瑞典課綱的第一句話就很明確地指出，「民

主」就是所有瑞典學校的核心價值。而不管這張地圖要怎麼畫，可以確定的是，當帶來安心穩定的秩序和權威受到質疑，絕對不代表放縱和無限上綱的自由，反而家庭、學校和孩子們都更加不能放鬆，因為我們必須更積極地探究，更努力地思考，還得更理性、更沉得住氣地進行討論。

參、心得淺見

一、如何成為自己？

在瑞典整個的學校教育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關鍵的理念與方法是貫徹始終的，比如：個人能力的訓練、團體合作意識、平等民主互相尊重，以及最具代表性的特質—自由選擇的受教權利。相信在我們每一個人成長的過程中，「學海無涯苦作舟」這句話都常常被老師和家長提起，以此來激勵我們奮發向上，這句話其實並沒有什麼問題，在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個國家，如果想要通過學習來改變整個人生，所要付出的辛苦都是不可避免的，在瑞典自然也是一樣，但相較於亞洲「制式化、填鴨式教育法」，我們可以從北歐所執行的教育理念發現，這裡的孩子在奮力前行的路上，走得相對輕鬆且有趣，在自己的學海生涯增添許多快樂的片段，而不單單只有考試或者繁重的升學壓力。

成為你自己，是自詡開明的家長、教育者最常說的話。如何成為自己？可以成為怎樣的自己？

沒有人可以先天被定義，學生應該有權力去自我定義自己是什麼樣的，自己喜歡什麼東西。所以教育的起點不是別人告訴你要學什麼，而是你要慢慢地自我察覺，決定要變成什麼樣子。

但這其實是一個非常模糊的想法，是一個非常本質化的想像。我們必須開始思考，教跟學的起點必須從學生開始，而不是從老師在台上灌輸。假設必須要從學生開始，那應該怎麼教，可以怎麼教。瑞典是實行「齊平式」的教育，在九年的國民義務教育裡，學校強調讓孩子全力發展自我、努力超越自己，不鼓勵和別人比較、也不熱衷於培養資優生，老師反而會投入更多的時間與資源去幫助學習表現較慢的學童，這與瑞典式的社會主義相互照映，在社會中，有能力的人要付出更多的稅收，拿去照顧先天或後天失足的社會弱勢。回歸最基本的內涵，講究的並不是奢華的外在，而是強調能細水長流且簡單耐用的本質；我

回想求學階段受的國民教育，從課文內容、筆記本上的標語、黑板上的中心德目、朝會訓話、乃至師長無意識的言行舉止，都透露著服從、孝順、媽媽早起勤打掃等等訊息，這些也都是和知識和技術無關的「素養」。而我們現在要做的，是重新檢視、思考什麼是更適合現代、民主社會的素養內涵。

二、負責和自律的習慣

想到民主，很多人會馬上聯想到「自由」，卻忘了「制衡」才是民主體制最珍貴的地方，也是獨裁者最害怕的地方。在一個講究制衡的法治社會，執政黨和在野黨互相檢視，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互相牽制。運用法制限制、賦予權利，避免讓權力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中。現在很多台灣人說：「民主社會太自由，太亂了。」卻不知道我們的自由是受到多少制衡和法規的重重保障才能獲得。而人治國家的人民常常以為「嚴刑峻法」就是法治，卻不知道缺乏制衡機制下，社會上充斥著權貴僭越法制的亂象。在重視「制衡」的民主法治社會，公民必須對自己的行為

和言論負責，針對這一點，瑞典學校致力於訓練孩子去檢視自己和別人的言論。

民主體制雖然以少數服從多數為大前提，但是也不能犧牲少數的基本權利和需求，每一個決策都是在不同階層群體之間、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拔河。在重視社會福利的瑞典，為了大我而必須容忍不便的例子處處皆是，時時體現「人人都要好」的共好社會。

肆、結語

瑞典絕對不是一個完美的國家，這個遙遠而不熟悉的國度，與我們文化、教育制度皆不相同。瑞典的教育、人民意識、一直延伸到經營哲學，而在這樣的背景中培養出來的瑞典人，不論是在職場或生活乃至造物哲學上，都展現出了更多的「人性」與責任心。這種剛剛好、不浮誇的中庸之道，是從小一點一滴培養而來的。透過瑞典教育制度的發展、以及瑞典面臨科技教育困境所採取的因應策略、還有瑞典政府對教育的重視、教育經費的投入等，不難發現為何瑞典今日在科技國際舞台為何能佔有一席之地。

儘管這個來自一個不斷面對統獨拉扯、經濟發展總是槓上民主價值的世界邊陲小國，仍以自己及小眾的語言、文化為榮，沒有放棄進入國際社會或交出話語權，反倒因未清楚了解國家自我定位與優勢，在人權、性別平等、永續發展、創新等特定領域大鳴大放著。

自己從小受國內九年一貫教育政策以來，不然發現台灣將科技教育安排在七大學習領域中，表示我國的科技教育已然受到重視。發展迄今，科技教育也有亮眼的成績展現，但若只是表面注重科技教育的發展，忽略科技教育的實際價值，那還是無法讓科技教育在整個教育

環境中有更穩實的根基。而台灣目前的教育發展情勢，我們似乎時刻都站在艱難的十字路口上。幸運的是，台灣的民主制度讓我們可以一次次抉擇中試圖打造我們理想中的國家社會。

伍、參考文獻

《瑞典模式》作者：辜泳秣